

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

日本哲学

二、德川时代之部

北京大学哲学系
东方哲学史教研组编

商务印书馆

日本哲学史研究选集

日本哲学

二 战后现代思潮

法政大学出版部

（日本国文部省指定）

—— 日本哲学史研究选集 ——

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

日 本 哲 学

二、德川时代之部

北 京 大 学 哲 学 系
东 方 哲 学 史 教 研 组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63 年 · 北 京

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

日 本 哲 学

二、德川时代之部

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史教研组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经 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 2017·79

1963年2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67千字

印张 7—5/16 (精) 插页: 5 印数 (平) 1—2,000
(精) 1—1,000 册

定价 (8) (精) 1.40元
(平) 0.85元

前 言

《日本哲学史資料选集》是为初步研究日本哲学史的讀者編輯的，是东方哲学史資料选集組成部分之一。

本选集所选以日本思想家的原始資料为限，此种資料多收入丛书，或刊专集或单行本，但也有根据抄本者。資料本身以具有进步思想，或代表性的重要論著，可借此說明日本哲学的发展过程者为主。选材内容，按时代次序分为四集：

第一集：古代之部

包括奈良、平安、吉野、室町各时代，所选《古事記》，《日本书紀》之外，人物如：

圣德太子，最澄，空海，源信，荣西，道元，亲鸞，日蓮，一遍，北畠亲房，一条兼良，虎关师练，中岩圓月。

第二集：德川时代之部

包括德川时代以至幕末各重要哲学派別，人物如：

藤原惺窩，林罗山，雨森芳洲，山崎闇斋，室鳩巢，新井白石，中井履軒，富永仲基，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荻生徂徠，山县周南，太宰春台，中江藤树，佐藤一斋，大盐中斋，吉田松阴，安藤昌益，三浦梅园，山片蟠桃。

第三集：明治时代之部

包括明治前期及后期各重要的哲学派別，人物如：

津田真道，西周，福澤諭吉，加藤弘之，三宅雄一郎，中村敬宇，西村茂树，井上哲次郎，井上圓了，植木枝盛，中江兆民，幸德秋水。

第四集：大正昭和时代之部

即现代部分，所选以馬克思主义传播及与修正主义斗争有关的思想文献为主，附录《日本共产党綱領草案》及《上海綱領》、《二七年綱領》等。人物如：

片山潜，堺利彦，山川均，河上肇，福本和夫，三木清，戸坂潤，永田广志，柳田謙十郎，野坂参三。

但亦选日本型观念論哲学，大正民主思想，法西斯思想及其批評。

人物如：西田几多郎，田边元，桑木岩翼，吉野作造，朝永三
十郎，北一輝，大川周明，高坂正显，高山岩男，河合荣治郎。

第一集古代之部和第二集德川时代之部均由朱謙之負責編譯，并于原文比較难讀的地方加以注釋。就中安藤昌益，采用了中山大学馬采教授的注释。又为說明便利，資料前略加按語。資料末标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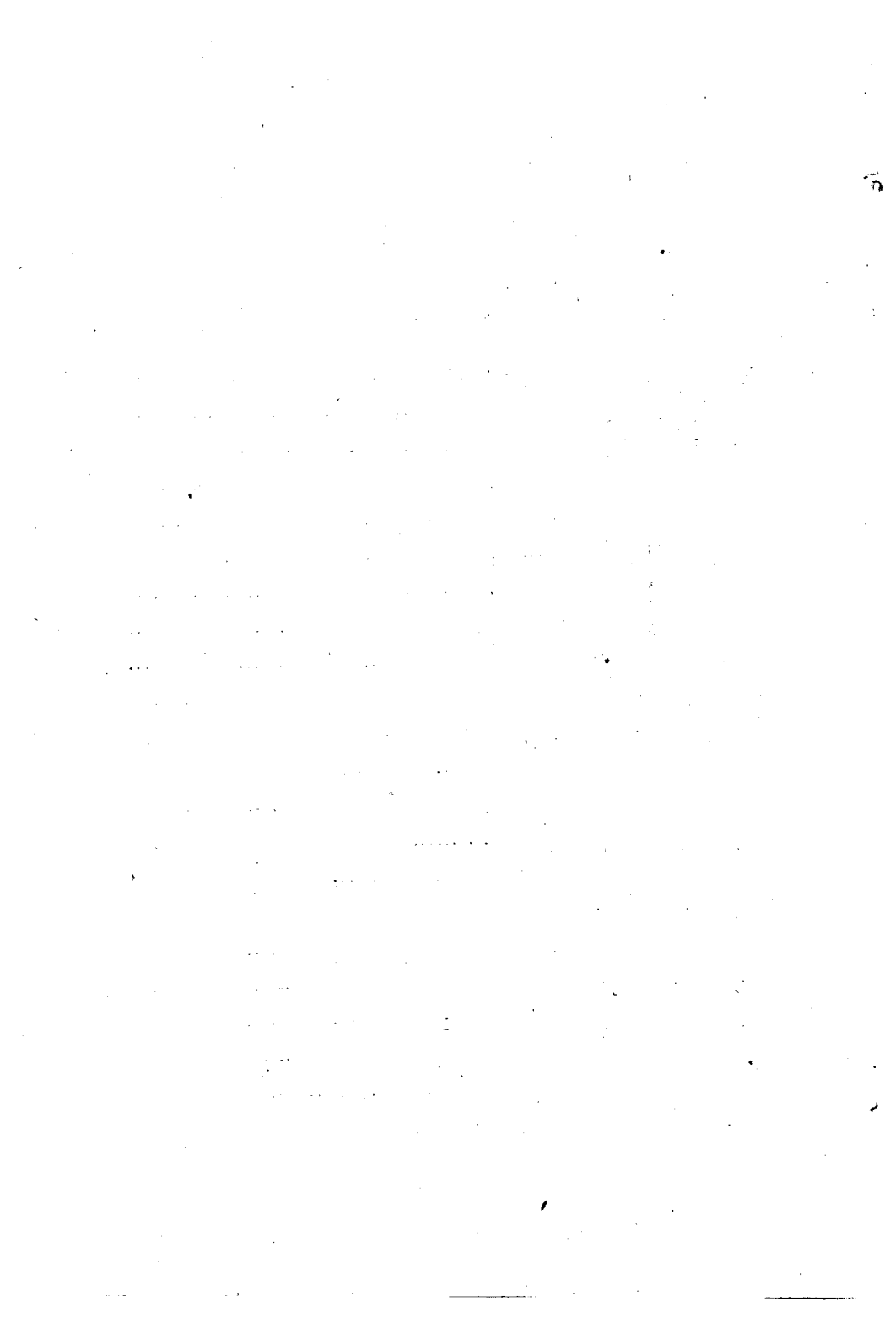
目前我国对于日本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还刚刚开始，原始資料不易搜集，注釋和翻譯工作，限于理論水平和业务水平，都有不能滿意的地方。这部书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錯誤，希望讀者随时加以指正。

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史教研組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目 次

一、藤原惺窩：四景我有解 答林秀才书	5
二、林罗山：随笔 告禅徒 排耶穌	11
三、雨森芳洲：橘窗茶話 芳洲口授	14
四、室鳩巢：与游佐木斋議神道书	23
五、新井白石：排佛論	29
六、安省庵：悼朱先生文 (附)朱舜水与孙男毓仁书	31
七、貝原益軒：大疑录	38
八、山崎闇斎：辟异	47
九、中井履軒：四书逢原	68
十、富永仲基：出定后語	74
十一、伊藤仁斎：語孟字义 童子問	91
十二、伊藤东涯：辨疑录 古学指要 閑居笔录	104
十三、荻生徂徠：辨道	112
十四、山县周南：为学初問	132
十五、太宰春台：論語古訓外傳 内外教辯	133
十六、中江藤树：經解	139
十七、佐藤一斎：言志四录	148
十八、大盐中斋：洗心洞筭記 古本大学刮目自序 儒門 空虛聚語自序 增补孝經汇語叙。檄文	154
十九、吉田松阴：讀李氏焚书藏书评	176
二十、安藤昌益：良演哲論 自然世論	178
二十一、三浦梅园：玄語 复高伯起书	194
二十二、山片蟠桃：无鬼	222



一、藤原惺窩

藤原惺窩(1561—1619; 永祿四年——元和五年)名肅,字斂夫,号惺窩,又号柴立子,播磨人,为日本近世儒学史上开山人物。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二“学术志”一云“自藤原肅始为程朱学,师其說者,凡百五十人”。又注云“时海内丧乱,日寻干戈,文教扫地,而惺窩独唱道学之說。先是講宋学者,以僧元惠为始,而其学不振;自惺窩专奉朱說,林罗山、那波活所皆出其門,于是乎朱学大兴。物茂卿曰:“昔在邃古,吾东方之国,泯泯乎罔知觉,有王仁氏而后民始識学,有黄备氏而后經艺始传,有管原氏而后文史可誦,有惺窩而后人知称天語圣,四君子者虽世尸祝乎学宫可也”。黄备氏即吉备眞备,管原氏即管原道眞,然自惺窩离佛教就儒学,而日本哲学始大有可观。所著书传者有《文集》五卷(林道春編)同《續編》三卷(管得庵編),又《續續群书类从》第十三詩文部有《惺窩文集》十二卷(藤原为經編,源光国校,卷首有后光明天皇撰序)《和歌集》五卷,及《千代茂登草》等。茲从《日本伦理汇編》第七册《惺窩先生文集抄录》中,录出“四景我有解”(第11—13頁)及“答林秀才”(第23—26頁)二篇,前篇叙述其放浪山水之后所开辟的新世界观,气象似周濂溪。后編为代田玄之答林罗山书,宗朱而不悖于陆,此亦可见日本朱子学开始时之兼容并包的态度。

四景我有解

何地无山,山之无色者,意之懶也。何地无水,水之不清者,心之忙也。所謂意懶山无色,心忙水不清,古人云、我亦云。我日本六十州之間,夸游观广覽之美者,以关以东之八州为甲,八州之美者,以土峰、武野、隅田、筑波之四景为冠,故不到者非人矣,予亦以斯遊为意久矣。尝聞佳山水者,触发道机,仲尼之登泰山、在川上(1),

有所以哉。文祿癸巳⁽²⁾，蒙八州牧伯源君亞相之佳招，而遊武之江城，而逾年矣，旅寓環堵之室中，書“我有”之二大字而扁之。有客笑曰：子之蕭然之行李，未有尺地，未有小屋，未有一物，何以為我有哉。予曰：甚哉汝之拘矣，陋哉汝之隘矣。我有一字不假工巧，不費修補，汝却不知哉。圓顛于上，是我棟宇也，方趾于下，是我基址也，載我佚我，到处有我屋，不可言无矣；我屋之所在者，乃我地也，不可言无矣；瞻前忽后者，皆我尤物也，悉我珍具也，不可言无矣。夫雪之于冬，虽爽未足奇焉，夏雪皎洁之朝，一由旬之士峰之高悬也，仰成一个吳笠，則却不重。花之于春，虽美未足奇焉，秋花撩亂之日，数百里之武野之横鋪也，俯成一个楚鞋，則又能香。隅田之水、涸涸而貯月者，瓢中之物也；筑波之山、扰扰而抹云者，詩中之料也；豈止是而已哉，万象者屋里之有也，不可与人。客曰：吁子之言者；楊子之為我也，君子者不可稱矣。曰：然也，众人者屋里之人也，可以与之。客曰：子之言者，墨子之兼愛也，君子者不可語矣，曰：然也，然則何如？曰：物皆有主，岂无主也耶，欲自有不可得，欲与人亦不可得，物皆有主，属主而已。曰：主为谁乎？曰：府君。問府君，府君不有；問众人，众人不有。于戏！人之所欲者，我所不有也；我之所有者，人所不欲也，于是乎室有空虛，心有天遊，納隅河于瓢中，挾筑山于詩中，士峰之笠，武野之鞋，鞋，鞋袜从此始，瓢飲乎此，詩興乎彼，恍然自适，則非四景而已，非八州而已，非六十州而已，四極八紘，游覽之美，举在一身。天下之山色，不入而目染；天下之水清，不洗而耳濡；天下之至理，不思而心得；心广体胖，而初是为人而已。斯游乐哉！地其不广乎！屋其不大乎！物其不备乎！斯游不亦悅乎、不亦乐乎！实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夺，貧賤不能移，意必固我既絕之后，优哉，游哉！我以為我有云。客鬨然起，而斂衽謝曰，子其學登而小天下，临而叹昼夜之人者歟，非楊与

墨矣。

(据《日本伦理汇编》第七册第11—13页选)

(1) 仲尼之登泰山、在川上——《孟子尽心篇》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又《论语·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与文末“子其学登而小天下，临而叹昼夜之人”之句相相应。

(2) 文祿癸巳——文祿日本年号(1592—1595)约当明万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间，癸巳疑癸丑之誤，当即文祿二年(1593)八月。

答林秀才書

朔日所貺之手柬，十数日之后落手里，裁謝迟怠莫为怪。于是
疊浴至于三，开闔至于数，琅琅璦璦，薜蘿生光輝，为慰为幸矣。余
于足下，始而慕风采也，望梅而遙止渴，埃中而聆余論也，嚼蔗而漸
入佳境，今而問以言，責以善，忽如飲暝眩药，而狂愚之病癖，将有
少廖也耶。会遇一回，面未熟，情既亲，不以余无似，欲置責言之
地，岂不为慰乎，不为幸乎。顾我孑然无友，孤陋寡聞，其故如何？
方今世降俗薄，而物論不公，咕咕然动其喙，高者入空虛，卑者入功
利，有隋窳者，有觔觔者，有突梯卷鬣者，故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
弃，朝而真，暮而伪，甚者仅有聞，則揮舌上之龙泉，而刺人于背后、
不見血。悲夫矣！夫是所以无友寡聞也。傳曰：人之大伦是五，然
亦朋友之于人伦，其势若輕，而所系甚重；其分若疏，而所关至亲；
其名小而所識甚大也，是足下生平素蘊，而所以問言責善而已矣，
自今得讲磨之力，濡染之益，則不可謂无友，不可謂寡聞，不可謂无
公論，然則余虽不敏，亦不剖露肝腸忠告哉。今見来书，楚則失矣，
齐亦未为得也，讲述焉。来书所謂儒服之制，非不为荣，足下之称

許，雖然他人見之，則彼指議曰，足下悅人以溢美之言，余受人以不虞之譽，然則彼此無益，而却有害。且夫儒服之制，以余為濫觴者亦奚為？本邦居東海之表，大陽之地，朝暾晨霞之所輝煥，洪濤層瀾之所蕩潏，其清明純粹之氣，鍾以成人才，故昔氣運隆盛之日，文物偉器，與中華抗衡，諸儒居大學寮者，砥節礪行，孜孜不倦，屹屹不忘，釋奠之禮，試科之制，昭昭乎管右相⁽¹⁾遺錄。當此時，若諸儒不服儒服，不行儒行，不讲儒禮者，何以妄稱儒哉，抑亦儒名墨行乎，墨名而儒行乎。嗚呼！猿而服周公之服，鶴而乘大夫之軒，余第恐其服不稱其身，何暇論他衣服哉。若又禮義不誤，何忧人言，來書所謂排佛之言，更不待勞頰舌。唐有傅大士、韓吏部，宋有歐陽子⁽²⁾，余子不可勝計焉，程朱已往，諸儒皆有成說，足下之所讲，余无斯意哉。雖然上有治統之君，下有道統之師，則渠何妨我，若其无則奈渠何。且如余者，堅白未足，而妄試磨涅⁽³⁾，还为渠所議，可愧莫甚焉，唯自警自勤而已。來書又有二事，請揚推言之云云，其一件者，朱陆辨也。足下所辨者，諸彥排陆之緒余也，我亦閱焉，如朱夫子者，继往圣、开来学、得道統之傳者也，后生区区置异論哉。如陆文安者⁽⁴⁾，有信而最学之者，有疑而未决之者，有排而斥之者，信者排者，置不論焉。以其疑者言之，在同时者，張敬夫、呂伯恭⁽⁵⁾、于紫阳为丈人行，而共發揮我道为己任者也，然亦以文安不为全非。在有元者，北有許文正，南有吳文清⁽⁶⁾，又共發揮我道为己任，如文清，亦于朱陆左之右之，未偏執。在皇明者，儒門一代巨臂，皆有冤陆之疑，故余亦疑而已，非信而学。唯見罗整庵、霍渭厓、陈清瀾⁽⁷⁾等，党同伐异，排陆之諸編，未見金溪家乘文集語錄年譜及門人故旧之手录，故曰非敢信者，疑而未决者。足下辯陆不遺余力，不顾諱，不回护，想是于两家之学，旁闡奧，抽扃钥，見地堅定而若斯矣，余姑以疑者論之，則盐梅相济，瑕瑜不掩，亦复有此

理，微、箕、比干⁽⁸⁾、周武、伯夷所为，各如不同，而所欲亦如不异，故仲尼兼称并取，不偏廢。睠夫风雩日省⁽⁹⁾，父子异气象，异中有同。故元气周流之先圣，与其志傳其道，座春門雪之伯叔⁽¹⁰⁾，异天資，异中有同。故光风霽月之先生，授其图接其統⁽¹¹⁾，同气尚然，况他人哉。由是推之，紫阳质篤实而好邃密，后学不免有支离之弊，金溪⁽¹²⁾质高明而好簡易，后学不免有怪誕之弊，是为异者也。人見其异，不見其同。同者何哉，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孟，同排释老，同天理为公，同人欲为私。然則如何？学者各以心正之，以身体之，优柔鑒飮，圓机流轉，一旦豁然貫通，則同歟异歟，非見聞之智，而必自知然后已矣。尝聞有因周程張朱之言，譏謗韓子者，敬軒薛氏論曰：“在周程張朱誠可也，在他人不免不識己量之罪”。至哉昌言！余所惧又在茲矣。其二件者，《大学》綱領也。前回余虽卒然道著，而复非无所承，足下今所言，余先所言，衡決不合何哉。余偶口囁嚅，而言不尽意歟？抑亦足下偶耳听熒而意不晓言歟？必俟他日面布。于戏！壁阴之窗，灯雨之床，我往叩之乎，足下来訂之乎？狂愚之言，叨叨至茲，病癰未瘳也，尚莫恪瞑眩之药，幸之又幸，蔑以加焉。不宣。

庆长甲辰⁽¹³⁾三月十有二日

田玄之白

(据《日本伦理汇编》第七册第23—26頁选)

(1) 管右相遺录——管原道真(845—903；承和一二年——延喜三年；唐会昌五年——天复三年)所著《管家遺訓》，唱和魂汉才說。

(2) 傳大士、韓吏部、欧阳子——唐傳奘《上减省寺塔僧尼事十一条》，韓愈《原道》及《論佛骨表》，宋欧阳修《本論》，均提唱排佛。

(3) 堅白未足，而妄試磨涅——語本《論語·阳貨篇》孔子答子路問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集注》引“楊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后无可无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于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几希”。

(4) 陆文安——即陆象山，名九渊，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人，(1139—1192，宋高宗绍兴九年—光宗紹熙三年)著有《象山全集》三十三卷《語录》二卷。

(5) 张敬夫、吕伯恭——张南轩名栻，字敬夫，所著《张宣公集》四十四卷，吕祖谦字伯恭，所著有《东莱左氏博议》，《吕氏家塾读诗纪》及《古周易》等，二人皆与朱熹相讲论启发者。

(6) 许文正、吴文清——许衡字仲正，号鲁斋，谥文正，有《鲁斋遗书》。吴澄字幼清号草庐，谥文清，著有《五经纂言》，《草庐精语》及《文集》等。

(7) 罗整庵、霍渭厓、陈清澜——明罗欽順字允升，号整庵，著有《困知记》，《整庵存稿》。霍韬字渭先，始号兀厓，后更号渭厓，著有《诗经解》，《象山学辨》，《程朱训释》，《渭厓集》等。陈建字廷肇，号清澜，著有《学蔀通辨》十二卷。

(8) 微箕比干——《论语·微子篇》“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9) 风零日省父子异气象——曾点字皙、曾参父。《论语·先进篇》，“曾点侍孔子，孔子曰言尔志，点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又《学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案曾子名参，字子舆。此二节可见父子异气象。

(10) 座春門雪之伯叔——程明道名顥字伯淳，程伊川名颐字正叔，二程同师周敦颐，而气象不同，明道宏大，伊川谨严。《朱子語录》“游(酢)楊(时)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立侍，既觉曰：尚在此乎，且休矣，出門，門外雪深一尺”。

(11) 光风霁月之先生——此指周敦颐。案黄庭坚云：“濂溪先生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李侗谓“山谷此言，善形容有道者气象”。

(12) 紫阳质篤实，金谿质高明——紫阳指朱熹，金谿指陆九渊。惺斋之学大略取朱氏，而认陆九渊亦不可掩，故佐藤一斋《言志晚录》称“余谓我邦首唱濂洛者藤公，而是已并取朱陆如此”。

(13) 庆长甲辰——庆长九年，公元1604，当明万曆三二年。

二、林罗山

林罗山(1583—1657;天正十一年——明历三年)名忠,一名信胜,字子信,号罗山,剃髮称道春,入惺窩之門后,崇奉朱子学,反对佛教甚力。那时封建武士阶级需要一种现实本位武士本位的严格維持那时候身分制度的御用学說,而罗山所創立的日本朱子学,正适应了这种要求。著书甚多,传世較广的是《罗山文集》七十五卷,《詩集》七十五卷。就中《随笔》一卷,共三百四十三条,乃其壮年所作,頗具怀疑主义的精神。茲录其批判老庄一条,又录《告禅徒》,与《排耶穌》二文,以见其反对非现实的非社会的各宗教之封建社会的保卫战。

随 笔

李耳曰:‘道可道、非常道’(1),其所謂道者,言清淨无为也,言天地未分也。夫人生乎今之世,不可为上古之无事,而况何以置此身于天地未判之先乎?若以天地为譬喻,以混沌未开为不起一念,則一息未断之間,何以不起一念乎?人本活物也,爭与枯骸似歟!蒙叟之槁木死灰及柴立之說(2),亦如是异端之言語也。圣人之道則不然,其道不在君臣、父子、男女、兄弟、朋友之外,所以行之者五常也,五常本在一心,此心所具之理,卽是性也。人人所共由者道也。得道于心謂之德,故道德仁义礼智,其名异实一也,非李耳所云道也。若弃人伦別謂有道,則非儒道也,非圣人之道也,非堯舜之道也。

(据《罗山文集》第六八卷寛文元年序刊本第24—25頁选)

告 禪 徒

大灯国师初为丐人，时居五条桥下，有年矣。其門徒作行状、年譜皆諱而不載，独狂云子宗順作贊曰：“风飡宿露无人犯，第五桥边十五年”。世傳妙超侍者播磨国人也，弱齡問法显密之家，而不快于心，欲入元求法，遂赴霸家台，适遇僧紹明归自元，于是參禪嗣法。超有妻子，为断恩爱之欲，故使妻买酒，因閉戶杀其二岁儿，串炙之，及妻还，見之怪焉，乃瞰炙儿以飲，妻熟視大叫喚而出，超亦便出，是乃紫野大灯国师也。吁佛氏之蔽心，至于茲酷乎！虎狼仁也，不食其子故也。彼灭人伦而絕义理，啜羹不及放麀⁽³⁾，况于此哉？与夫大义渡颺杀其所生之母者，同大罪于天地之間，誠可懲焉。

（据《罗山文集》第五六卷《杂著》第29—30頁选）

排 耶 穌⁽⁴⁾

春問曰：利馬竇天地鬼神及人灵魂有始无終⁽⁵⁾，吾不信焉。有始則有終，无始則无終可也，有始无終不可也。然又殊有可証者乎？

于不能答。

春曰：天主造天地万物云云，造天主者誰耶？

于曰：天主无始无終，天地曰造作，天主曰无始无終。

罗山以其为遁辞甚明，乃更追問一步：

春曰：理与天地有前后乎？

于曰：天主者体也，理者用也。体者前，理者后也。

春指面前之器曰：器者体也，所以作器者理也，然则理者前而天主者后也？

于不解曰：灯者体也，光者理也。

春曰：所以火为灯者理也，光者非理也，唯云之光而已。

于犹不解曰：作器之一念起处为理，一念不起以前元无想无念而有体，然则体前理后也。

春曰：不可也。不谓无想无念，唯言理与天主而已。无想无念之时，有理而存。

（据《罗山文集》第五六卷第33—34页选）

（1）李耳曰道可道非常道——《史记·老子本传》“老子姓李氏名耳，著书《道德经》上下篇，言道德之意”此其第一章语。

（2）蒙叟之槁木死灰及柴立之说——《史记》庄子蒙人，故此称蒙叟，槁木死灰之说见《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柴立之说见《达生篇》“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

（3）啜菽不及放鳧——啜尝也、食也，啜菽指紫野大灯国师事，放鳧故事如下：孟孙猎得鳧，使秦西巴载之，持归，其母随之，秦西巴弗忍而与之。孟孙大怒逐之，居三月，复召以为子傅，曰夫不忍于鳧，又且忍吾子乎。故云放鳧违命，推其仁可以托国。

（4）排耶稣——此文依赖古来儒家思想来排击耶稣教，下文乃与天主教宣教师不于氏（葡萄牙人 Frois）的对答。

（5）利瑪竇天地鬼神及人灵魂有始无终——利瑪竇（Matteo Ricci）字西泰，意大利耶稣会士，以明曆年間来中国传教，其天地鬼神及人灵魂有始无终之说，见所著《天主实义》。